





晚間居士遺集卷二

蕭山王宗炎



敘

東里生夷餘集敘

仁和汪君漢郊之歿門人許玉季文學奉其遺書以歸整比坐竟不戒於火遞一季君友莊芝階中翰按采得文五十二篇編爲四卷名之曰夷餘蓋弁其不盡湮沒而淡惜其言之不盡傳也於是君妻兄胡書農侍讀飲資以鏤諸版旣成謂宗炎習知君宜敘其端敘曰儒者之遺修己治人而已修己之謂行治人



之謂事所以明著其行與事者存乎言言之善者曰  
明體曰名家明體以致用名家則深造自得而取之  
左右逢其原此汪君立言之旨答者以告宗炎者也  
君具通敏之才於學無所不窺而能識其大由程朱  
之義理許鄭之故訓上溯劉子政董子賈生之論議  
以尋繹七十子之徒之緒言而求合於聖賢之遺作  
爲文章恣周乎物氣倍乎辭深肆浩博通於當世之  
務不屑分文析字繁言碎辭徇人以邀一時之譽其  
與人也虛中下氣欲然若不足至於論事得失學術  
是非閭閻侃侃未嘗少卑損自名公鉅卿文學之士

下及邨僮販豎知君名者莫不重其人與其言既連  
應鄉試不中有司程度衣會於奔走歸而貧益甚佗  
僚病困歿而無子其精神所結謨又皆灰飛燼滅百  
不存一二遇至窮矣然使君取科第致富貴其所言  
度未有外於修己治人者而五十二篇之中大略具  
之學者因君之言推其所未及言以大闡其明體名  
家之旨則君之言足以傳言傳而君之行與事可以  
想見取數之多寡不必論也君志進取而守猿絜處  
艱阨竭力以養順於親信於朋友先立乎其大者若  
天段之季見道益深必能曾得失泯菀枯以馴至乎



樂天知命之詣而受命不長未見其止此則可爲長  
太息也君所著正氣遺愛先覺三堂祠志陳曼生司  
馬嘗寫其副漢制疏證意林翼王右軍帖攷注皆  
不傳師其意而述之所望於爲君之學者

王省吾遺文敘

王君省吾與汪君漢郊居同里少同學同有名於時  
其論學宗指又同不得志於有司貧困早歿無子亦  
無不同省吾治蒼疋能爲魏晉六朝之文宗炎曩館  
杭州漢郊每見必僂省吾之行與學旣而省吾寫所  
爲文及所著爾雅釋艸辨類介漢郊以求質訂虛衷

疋度醴粹而淡於情乃知漢郊善取友也省吾歿漢  
郊手遺文五篇授宗炎將續求其荀而不可得漢郊  
出游宗炎去杭州此五篇者臧篋中久矣今季莊君  
芝階許君玉季刻漢郊集成省吾不可無傳也因寫  
寄兩君俾埒卷末以行以成漢郊欲傳省吾之志省  
吾名述曾號木翁杭州府學生其歿以嘉慶甲子之  
暮逝十有八年道光辛巳四月旣望蕭山王宗炎敘

澱水艸堂詩集敘

錢塘陳君秉衡積學博聞多識肯代記載善分隸精  
鑑別灋書名畫而尤工於詩世所僂嬾眼集者也宗



炎徃時段館杭州數與君徃來讀而善之今季君重復編定合其生平所作通爲漱水艸堂集緘寄蕭山以示宗炎俾敘其端宗炎不習爲詩於原流正變之故未能言也竊聞先正之論詩賢清賢質惟清能空惟質能實境各造也亦惟清之極乃臻麗密惟質之極乃得平澹又交致也君生長名勝都麗昌丰蕃阜之區出游大江南北自車轆湊百物之府衙飾震耀以相矜尚比領鄉薦入京師教習

內廷見王公大人宮室車馬衣服之美富炳煥與摛萼揆藻之儒比肩連袂然讀君之詩則曰不須嫌嗾

嘆相與苦吟哦又曰詩文本天成奚事彫飾爲渾渾噩噩介中有至實基其貞絜誠樸之況有非觀大視侈所得滑櫻其心慮者蓋君之爲人齷不詭隨介不矯激淡造自得而不願乎外故其爲詩無綺靡輕雋之習無亢厲孤憤之音動於中形於言皆淡竺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誼度幾兼清與質而有之者矣抑聞儒者之學期見用於世君行登上第仕宦爲大官以清持身以質化俗遺惠政事胥於是覘之獨詩云乎哉

章次白鹵谿山莊圖敘



錢塘章子次白有山莊在鹵谿之陰其地幽邃清曠  
多古杲修竹疏篁迎菴叢篁宓夏章子城居奉親而  
力學不能時時往山莊而心樂之請奚先生鐵生高  
先生邁菴各爲之圖善章子者咸爲詩以詠哥之卽  
景舒衷甫矣宗炎獨進之於學蓋章子之爲是圖以  
形寓其心者也今夫無形而日益者莫如學有形而  
日變者莫如境是故學有以境市者學有以境稽者  
學有以境迤者學有以境忘者學有以境化者是故  
溷咍噴者樂閒逸馱枯槁者慕都麗以不見易所見  
也動其心者也習城市者得遂所求棲山林者不役

於物以所至勝所未至也域於境者也若夫未始有  
境之見存其處湫隘囂塵者猶之寬閒之野嗷嘆之  
顛也心有在而忘乎形也若夫山川之流峙風雲之  
變幻艸木之華落與爲構接焉與爲僕緣焉心有所  
不釋形有所不忘也若夫天地之大古今之久民物  
之繁度因其自然無入而不自得心不必有所寄形  
不必有所繫也是故羣萃而州處屏百目壹慮慮可  
謂好學矣臧焉修焉息焉游焉可謂善學矣居之安  
則資之淡資之淡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可謂有得於  
學矣章子奉親而力於學其氣銳而志勤勤則苦而



不目銳則疾而不徐宗炎息有以廣之而未能也今其於是圖也以有形畱之以無形求之以有心遇之以無心取之其視山莊也如無山莊也所見無非山莊也其視杲竹也無杲竹也無徃非杲竹也其視鹵谿也非鹵谿也無時而不鹵谿也皆學也此之謂淡造其境而不物於境

何焯田先生時文敘

文者言也四書文者言聖賢之言者也能言聖賢之言者必能爲聖賢此以四書文求士之意也人之情順則言喜逆則言怒失則言哀得則言樂聖賢與我

同也人之性仁者言寬義者言厲禮者言莊智者言辯信者言誠聖賢與我同也有我之性情而後有我之言有聖賢之性情而後有聖賢之言能以聖賢之性情爲我之性情而後能以我之言爲聖賢之言夫我之與聖賢相去不可道里計而欲以其言同於聖賢之言而又題以拘之篇以隄之對耦以困之灋律以繩之舉情之所遭性之所近蘊於中而不能已於言者一切弃置而揣摩迎合一時之風氣與有司之好尚是爲利祿言也爲名譽言也拂其情以順人之情不盡其性而求盡人之性此求士以聖賢而不免



於小人之歸也吾鄉焮田何先生當雍正乾隆之間  
世之爲四書文者方駢四儷六涂坳藻纒腔填誑叶  
以炫說百目先生吐弃埽除盅夷超軼不合於風氣  
好尚坎坷挫抑以終其身始爲己而不爲人者歟其  
諸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歟可以言聖賢之言矣先生  
長身鶴立意度蕭澹以道義自矜重不翕翕坳炎燬  
工書灑成削堅瘦如其爲人補府學諸生會氣久次  
充歲貢以粹粹三十季門下士始梓其四書文以傳  
宗炎受而讀之粲然神清翠然意遠有山林泉石之  
息焉如先生者士之不爲苟同而以利祿名譽自失

其性情者也尤憾見先生晚不及荀間先生之言而  
僅於四書文想見先生之性情也

典制文琳二集敘

有訓詁之學有義理之學有辭章之學訓詁揆其蹟  
義理索其隱辭章宣其蘊相資也精訓詁者譏義理  
爲空疏窮義理者詆訓詁爲糟魄而言訓詁義理者  
又鄙辭章爲浮薄不切於用不知學以明道文實載  
之訓詁義理非辭章無由見也

國家功令用制義試士爲朱子一家之學精散廣大  
繭絲牛毛明辯指矣若典題皆堯舜以來帝王諸侯



大夫之行事祭祀朝會昏喪之禮歲祿田賦學校之政城章宮室溝洫冕服飲會之制鳥獸艸木之名僕未能閱覽多識當名辯物耳不聞馬鄭目不睹足故空疏無學適爲訓詁家所关耳而讀書汲古之士矜詡該洽侈述繁俛未嘗由博返約貫通於聖賢遺直性命之教則其所讀者真古人之糟魄也又或優於數典絀於修辭襞積抑塞連塞而詰屈辭章工拙且無足言况欲其爲載道之文乎夫工典題不足盡制義工制義不足盡辭章工辭章未必言之幾於道而非兼資義理訓詁則無以通朱子之學而應科目之

舉然則學者無輕制義矣上虞倪君曉湖向遴典制文佳者名之曰琳同歲生曹君寅谷敘以行世四方多宗師焉今普倪君復偕高君杏樓諸君慎旃廣所未滿得文一百八十首別爲二集以詒宗炎更敘其端宗炎廢業久於寅谷無能爲役姑舉所聞先哲論學之略以質倪君欲習制義者由訓詁以求義理而漸至於道無自畫於辭章也

墨守內篇敘

嘉慶丁卯正月旣望宗炎偕楊君秉初孫君同元朱君瑞金彙錄鄉會墨卷自乾隆戊子訖於嘉慶乙丑



凡三十有八季十有八科之文共得百篇名之曰守而敘之曰制義者文章之一體文章者直行之見端直行之至經緯天地宰制萬物而其原本於性性之體有定而文之體無定則人之心爲之也六經之文盡心知性者也諸子之文因其性之所近漢唐宋元諸大家之文極其心之所至制義之文存其心以求明乎性文不同而所以爲文之道無不同故觀其文而知其直受大受小試功攷言不可誣也後世知言者眇其所爲文不衷於道而鄉會墨卷之文復誘於利祿之涂於是苟且遷就迎合衡文者之好尚以求

一日之知其能者緣飾矜炫襍外而遺內其不能者剽竊段貢牽合補綴而一二自好之士矯枉過正流於險怪氣燄所取聲譽景鑠踰時而歇宗者比比也

用之不效則盡弃所學而更張之有一人之身而自異其辭者矣有數季之間而屢遷其業者矣故世之菲薄制義者謂不足以言文章其詬病鄉會墨卷者謂不足以言制義以其無灑守也夫君子之學以不失己爲本率性而有得由是而之焉可也未得而資於人有能長善救失損過而益不足者盡心以爲之無襍於外無遷於異久而習焉與之俱化焉可也夫



言者心之表也文者言之精也易大傳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人心不窮則爲文之道不變其變者體也其所不變者義也理也心之所同然者也不明於義理不可以爲文不相於性而以辭徇人則其所謂義理者反身而不誠不誠則無物而言無以行遠而傳之久是故制義之道無它守所擇之善以求其至而已茲之論錄三十有八季十有八科之文作者不一時皆能察理精義以言其所得衡者不一人皆能知其言之幾於道而有當於心則自今以往閱數季或數十季遇合之故其必由此涂出而不至盡弃而

夏張之無疑也然則謂鄉會墨卷爲不可守而逐時轉迤以漸速化者知之無定見持之無定力也善學者審端從事其立之也有本其執之也有物其運之也有敘其習之也有恆生於心見於政蘊之爲惠行舉而措之爲事業胥是道也而沾沾焉守此百篇之文謂可以終身誦哉

### 墨守外篇敘

梓墨守竟阻於篇幅拘於間見有傳誦既久而放失未收者因重爲論錄以補闕遺并取其辭采爛然可觀而不失乎有恆有物有敘之旨者再得百首名曰



外篇相輔而行度幾份份質有其文焉

紫陽書院課藝敘

嘉慶六年季宗炎承鸞使儉宜延公之命來主杭州紫陽書院朔望課藝錄其尤足者述二季而盈百篇愬其佚也梓而存之紫陽書院在吳山麓當城市都會游士蓄商馳逐衙鬻之地奇傑珍瓊之所聚其中有清池怪石古木嘉卉蒼蒼縷曲目不周覽稍上則厓洒砥平臨闕廡里擊接無際窺其庭泚泚乎鳥之就樊也居堂奧之間肩肩乎擾擾乎行者之履也煬者之竈也隱而臥者之几也名實之與仁義爭勝而未

有已也拾級而躡循蹊而出攸乎靈乎淵淵乎神禪昭曠不圖境之至於斯也故其文之至者徃而復鏗而不舍窮極幽眇刻厲廉鄂力祛繁縟纖麗之習然而六經百氏之炁气流露不可掩遏蓋取精用宏淡造而欲自得之地使然也若夫中龢純粹變化氣質因文以進於道則未之逮也公振興樂育士益致力於學肄業者眾坐席不足以容乃建觀瀾樓以處之因以爲息游之所巖岫環互滂夕吐納晦明陰霽萬象畢會諸生寢饋於茲嗣弦誦之音游文章之林必有翬薄歆歆涵茹包孕窮高遠而測深厚者今之所



錄其猶蘊蒨也夫

南邨詩錄敘

句無詩宗曷推老鐵然而情勝於才骨弱於力鞅栝  
饒吹諸作論定以後識者嘗之不如章侯豪情高放  
臆裒曠遠楓谿杲雨竹陽茶香其風格反在東維子  
上若元章之逸恣絜心不染塵滓尤倜然遠矣故知  
論詩賢凶次也吾友卓巖先生以壯志英辭浮沈場  
屋而不自挫抑讀其南邨詩錄逴難顯之情而不矜  
情運有餘之力而不恃力蓋才與骨相輔以行者空  
其與元章章侯流芳百代矣

悅雲齋詩課敘

唐省試詩命題隄韻聲病之餘益嚴格律

昭代功令鄉會及僮子試皆以詩習者等於制義蓋  
瘡析瘡精矣夫題以范恣必恣周於題而通其脈絡  
韻以用才必才餘於韻而得其變化如青儷白彫纘  
之末節也含商咀宮鏗鎗之粗迹也古人云一詩如  
三百篇又云三百篇如一詩卽試體極軌矣何君淡  
息竺好所著悅雲齋試帖褒然成帙宗炎受而卒讀  
見其矧護深謹不踰尺寸隨州長城堅不可破而縱  
橫揮席惟變所適則又淮陰將兵多多益辦所謂造



之以道故左右逢其原讀者勿徒以試體詩視之也  
送汪龍莊進士謁選敘

古之君子必愛名非名之難傳其名之爲難勿趣以致頃勿持以致斂勿盈以致溢勿怠以致澶競競然抑抑然如弗及如將失之是故操心也危危斯愛愛斯傳矣龍莊汪子能傳其名者也雖然願其愛之也汪子父淇馭君爲吏廉平嫡母若母矢志植節茶茹艱澹以克有立若是者傳汪子孝於親信於朋友佐治浙東鹵箸能聲爲文章見備大人先生若是者傳傳汪子而不詳其政與行不可也詳其政與行而頗

仰儕俗絜倍筵短長瘡不可也汪子謁選人京師行服官出所學見之治抑汪子佐治屢矣其涂狎狎則翫翫則怠心生焉其事習習則矜矜則驕氣瘳焉怠且驕實敗名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記曰君子將爲善息詒父母令名必果汪子父母之名汪子之名也汪子之父母可傳而汪子傳之汪子力足以自傳而或有以纍其傳爲之友者知其然而阿諛以埒益之俾名不大彰而傳之不遠非汪子慎以終始意也嗣自今汪子益厲乃直直惟善政敬主之誠存之無券行之以保其身而成其名君子可傳之學如是焉



已宗炎與汪子同志爲友賦詩贈其行復爲敘以勸  
之非設裨其名庶幾藉以傳焉

吳棻菴先生七十壽敘

父輒吳棻菴先生七十生辰其女夫陳君元蛟來君  
宗珣奉觴爲壽謂宗炎能言先生徵文以侑之宗炎  
五歲就塾卽耳先生名至於今四十有三季然而侍  
顏忍承馨歎之日淺道惠文章政事間而知之不設  
膚受毛傳庶幾什一之合且先生蓄道惠而不來其  
知工文章而不衙其長練政事而不大屨其用抑然  
自下鬻鬻若無所能又非可鋪張揚厲懿隆景鑠侈

不樂居之行與不屑受之名以爲壽先生也無已姑  
舉其所知者夫壽者受也恆存不敝之謂壽所受同  
而所以修其身者異也當乾隆辛未壬申之間與先  
生讀書悅我軒中文采風流同席共硯者其身猶有  
存焉者乎庚辰登賢書辛卯成進士名流碩彥飛英  
騰茂者其身猶有存焉者乎辛丑筮仕崇信盤錯之  
會上自制府下逮僚屬利器長材者其身猶有存焉  
者乎卽癸丑甲寅兩季鹵江塘工之役鄭莒州緒肩  
汪道州龍莊偕先生共司局事翰夕論議彼此倚角  
宗炎實與席末此目肯近事而莒州已不可復作道



州老病不能出門戶矣諸君子道惠文章政事震耀彪連信當時而傳後世特其名焉身則其實也實之不存名於何傳先生在當時無以表異於人而精神貞固不震不渝自宗炎五歲就鞶曰先生名至於今四十有三季而先生之名不加損益於其間蓋惟衰盡守默有以全所受而修其身身者道惠文章政事之所從出也先生欲然不自滿假而撓之不濁激之不清夏閱數十季至於薨期而偁道不亂其可以自慊而非它人所能及者竺其實而不務其名也此所以恆存而不敝者也然則知先生者宜莫如宗炎

而設不以文侑先生之觴也

史向園八十雙壽敘

餘姚史君夢蛟將舉尊甫向園先生尊慈金夫人介壽之觴而徵文於宗炎宗炎與夢蛟交逾季以閒詢其家世得聞先生盛惠懿行鄉慕其爲人不設以不文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感於物而動非必寒暑歛會悲愉欣厭也情僞之攻取聲華之馳逐利欲之營擾竭其聰明致其慮以赴其所求進而未有已則志壹而動氣夫人秉五常函陰陽與四時日月相終始可以永久而不敝



發越過盛英華外襮則存之不固而足以伐性古之君子知其然也事范於矧行縈其位際得爲之時有可以無所不爲之才與力而率性寡欲持盈守謙擢節斂約不踰繩尺若是者謂之知道道莫大於仁論語言仁曰克己復禮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其事若人人可能而其數重其違之也易僮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指歸矯而勝之則澹泊靜虛盅養載一爲長生久視之說近於道家者流儒者無述焉以宗炎所聞先生之於仁其度幾乎先生樸質醇謹不苟言美勇於徙義惟力是視以克有濟可不謂忠歟少

游京師館於禮親王邸禮遇隆異有公卿所不及者先生克自抑畏未嘗以上客驕其儕耦可不謂恭歟隸官勤政聚民所好除民所惡可不謂敬其事歟乾隆己丑

詔開禮器館集天下工繪事者而

親試之先生得第一入館滿歲復畱總方略館事同事諸君或躡致通顯先生供職之外無所短長循例議敘主簿俗補巡檢廣東番禺之慕德里里故鄰沙灣爲盜藪先生募勇士檢捕略盡大吏多其功將入告葡不次擢先生力辭謝一攝縣篆卽引疾歸里可



不謂退讓以明禮歟忠仁之質也恭仁之基也敬仁之聚也禮仁之文也仁故能壽以其足於己而全乎天之命也此所以介景福而享大年也金夫人明大義勤儉而好施與喜讀書訓子孫力學毋怠有古別女風夢蛟能承親志砥行工文有名於時皆連連可併遺宗炎文筆質陋不能揚頌景鑠承夢蛟請敘先生行事推本其得壽之由以詒夢蛟俾持以壽其親

胡屏山七十壽敘

古之爲師善世而化俗後世則授書習句讀圈點批抹制義之紙尾以取科第不讎則更名它師學校之

官曰師曰弟子云者特以名相繫屬俗益媮矣抑教之者未聞遺焉鎮海胡屏山先生爲蕭山學官善於其職從游者日眾益親旣而奉內諱還來主筆花書院五季而後去及補官諸暨猶時以書幣請業葢中心說而誠服也嘉慶丙子先生七十生辰門下士謀先期走諸暨再擗併慶屬宗炎文諸屏障以爲頌先生間之曰無以頌爲也吾兄弟早世仰事俯育不設不盡禮以是耗先世恆產念積業勤苦言屢屢及之居恆自節嗇以勸達吾子若兄弟子必均不能無求於世故先施人以誠不能應人之求故反而賚已凡



吾所爲有不如是不得者飾辭以諛吾媿焉無以則  
息所以進我者宗炎曰旨哉先生之言善教之遺併  
其先孝也慈子姪均壹弟也爲人謀而誠忠也反己  
而自慊恕也孝弟忠恕聖賢以人治人如是而已夫  
忠恕心之直也孝弟性之良也心性人所同具也荀  
子言性惡其善在於爲孟子言性善順情則可爲善  
其諛一也先生自盡其心率其性而學者從之久而  
信之旣去而息之欲其壽考樂康相與偕美而頌禱  
之誦先生之言而知道之不遠人觀門下士之所以  
壽先生而知人之可與爲善其與論說文輒談間動

眾者相去遠矣爰進而祝曰願先生繼自今至於薨  
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豈弟令聞爲天下師儒所取  
灑其揚清芬詒後嗣未有艾也先生尚聞斯言而欣  
然舉一觴乎

### 葛敬菴八十壽敘

余友諸暨訓導胡君屏山嘗爲余述其邑士葛玉書  
氏之說學而好禮季方彊而樂與老成碩惠者游購  
書數萬卷儲臧甲於一邑而進取未有已蓋奉其尊  
甫敬菴翁之教也余聞而識之嘉慶戊寅△月△日  
爲翁八十年生辰玉書之嫻若友製屏障侑觴因屏山



徵余文以爲壽余居距諸暨百里而遙內家在焉少時歲再三至徧交其賢豪長者於翁父子未嘗覲面惟屏山之言固可信也訪於諸暨人之知翁父子者而言同屏山之言爲有徵矣不可以不文辭夫併壽之必以文將以引季而介福也季則衍於無窮福則期於大莆二者必本於道惠而宣道惠之蘊莫著於書書之所載自唐虞夏商周以迄於今四千餘季未有一日息也其所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陰陽性命之理自有天地民物以來以迄於今億千萬季未有一日渝也此而言無窮誠無窮矣此而言

大莆誠大莆矣故必僮而習之至於白首而後能好之久且專又必繇其緒守其訓積數傳之澤而後能聚且多是以臧書之家不數數見也翁起家寒絮治生儉約晚而始大不僅以良田美宅詒子孫而教以讀書明理奉聖人之遺籙爲箕裘堂構之業此其見之大造之深相柢道惠而不息不渝者也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懍史憲者灑也求老人之言記之懍厚之史以爲憲蓋人之能自致其壽者其言皆可爲世灑也觀翁之所以教其子與玉書之所以信於友者必有孝弟行於家而風教



及於鄉者矣今季之冬余將有事內家比其返也將  
汎權浣江與屏山登翁之堂讀其臧書親其言論半  
采知其高季彙福之所由以慰生平聞聲相慕之懷  
然則余方求翁有道有惠之言以自資益而謂余之  
言足以爲翁壽哉姑以是應屏山之請也

趙萬涵九十壽敘

諸暨萬涵趙翁生於雍正辛亥迨嘉慶庚辰季九十  
矣姻若友於其生翰製屏障爲壽徵文於宗炎且示  
以同邑蔡訓導萬選所作翁八十壽言曰翁之壽進  
矣壽翁之文亦宜有進焉者宗炎於翁無一日之足

思言之不詳訓導君子也所併翁置義莊建義學廣  
義倉修大宗祠增產以豐祭高割畝以薦外姻輸金  
出粟以濟邑之水旱其言質實無虛美宗炎卽有言  
不能加於是無已約舉訓導之言而紬繹之可乎訓  
導之言曰它人力不克爲志不願爲季不及爲者翁  
皆爲之且盡爲之斯言也意深遠矣今夫人之所當  
爲者道也君子之所以異乎人者能盡其道也盡道  
之量極之無不盡而已無不盡之實推之無盡而已  
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咎者衛武公季九  
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無以毫而舍我可謂進德矣



矍相之狀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毫  
期僂道不亂可謂修業矣然而必及時者時之未至  
臧而待之時之既至措而空之如不及如將失之之  
謂也宗炎年十九而與訓導爲友二十六婚於藏綠  
周氏數來內家諸暨之賢者知其名而識其行矣五  
十年以來所聞所見非復疇昔而徇友朋之請爲文  
章以僂道者多蕃社老壽好行其惠之人計宗炎始  
游諸暨時諸君子皆不下三四十歲潛惠韜采不自  
表襮必徧之久而大發其光僕所謂及時者非歟記  
曰日月東鹵相隨而不已是天道也君子灑之積眾

精以自彊故剛健竺實輝光日新卽翁自八十以後  
引

例請封賁逮先世益捐祠田至二百畝五世衍昌康  
彊逢吉

龍章鸞翥誥之寶軸珍藏於室

盛世休徵之賜額懸揭於楹嘉祥積慶有非訓導之  
文所及該者自今以徃至於期頤上壽年益高惠益  
邵嘉言善行記在懍史仁聲義問施身裕後子子孫  
孫引申於無盡而後謂之無不盡而後謂之能盡其  
道以是爲翁壽度幾與訓導之言相發明歟



趙達菴明府五十壽敘

治民之道整齊之不如變化之變化之不如利導之利導之不如因之商鞅申不害整齊之者也子產變化之者也管仲利導之者也若夫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可謂能因者矣民之志易轉也民之氣易動也轉者息定動者息靜豈有它哉以有事之心行無事之政而已心之有事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也政之無事者不奪民之所好不施民之所惡也然而以爲遠於事則慢以爲不合於今則疑慢且疑而姑飾於外民莫應也況乎上官之

喜怒是徇僚友之是非是從身家之念是營不舍其學不可得也蓋儒者之道違於利祿之涂久矣宗炎以爲此非其本然也有枯之者也有矯之者也冬日之駒也人息埒焉曩日之裂也人息遠焉爲民上而欲民之遠我而不埒我無是情也非其情而爲之必有蹙然不終日者矣因民之治非徒順民情也順其情也順其情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民之順而樂而安而久亦與之爲量焉南豐達菴趙侯學優而仕令聞宣昭攝篆蕭山一季軌迹夷易政通人龢引養安業若無與於侯者而毗興於野賈契於市士弦誦於



學校咸以爲非侯之力不至此則因之之效也然則子產管仲奚以侔焉曰時不同也春秋以降陝隘酷剝征繕遐急速蹙速籟喑喑胥漸囹中於信不得已而以猛濟寬百方今

湛恩龐鴻治具畢張跂行喙息咸得其所休養之可已說安之可已易侔容保民无疆書言柔遠能邇詩頌豈弟君子侯之治蕭山比物此志也豈恃夫明察幹濟以爲能乎而況乎段申商之術以浚民之生者乎嘉慶庚午八月旣望爲侯五十設弧之辰邑人士先期躋堂舉觥不期而皆至非誠孚於中而自然之

諛歟以視嬰結表襮希旦夕之譽者不侔矣介壽宐有侑辭不設飾也謹陳治道之嬰與侯之所以得於吾蕭山之民者以爲祝

蔡松汀六十雙壽敘

蔡君松汀博學多能以名諸生哀經世之才不得見於用自託於醫以試其任卹匡濟之術與宗炎居同里閑晨夕過從談道輒論天下事相善也道光壬午君六十生翰嘉嗣孝廉金蘭方應禮部試徵言於同歲生及海內知名之士鄉先生之官於朝者作爲文章施之屏障明季歸自京師奉以娛君復於覽揆之



辰偕季奎昌偁慶於庭邑人士與君友者躋堂而偁  
曰嵇生有言神僊可以學致詎不諒哉君明乎陰陽  
之消息審乎血氣之盛衰不以寒暑風雨爽其節不  
以喜怒哀樂滑其髓月液足以延齡道引足以卻老  
行年六十而有少容陶宏景孫息邈之儔歟則又有  
進而頌者曰天之所助者直也神之所祐者善也君  
好施与重然諾紓人之困急人之難其視脈處方應  
手立效一歲之中全活無算有陰直者葡膺多福聰  
明彊健川增日益直配金夫人偕老相莊孝廉昆季  
騰英策茂昌熾未艾拜起奉觴以爲君壽咸謂宗炎

宐有言以侑之宗炎曰是皆非所以壽君也由肯之  
說無以解於惕厲勤勞精苦形而蕃祉老壽者也  
由後之說猶不免於有所爲而爲也且夫君之寄於  
醫也成已成物之略具焉成己以敬成物以仁醫之  
爲道穴絡之判筮以豪釐生歿之柄懸於呼吸將事  
設不敬焉惘鯁瞑眩若身受之間呻吟嫁瓠則生恍  
惕惻隱之心仁者之事也敬以居之仁以行之守之  
以有恆貞之以無息非作而致其情所謂誠也中庸  
言誠至於久則徵徵則悠遠此君所以致壽之本歟  
夫以君之學可以致通顯其才措之事業可以澤民



物然而不愛不求盡其在我爲之不券豈私所得於  
天望其報於人者哉抑間古之上壽百有二十君季  
僅及其半也管衛武公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乃作  
懿戒之詩令間廣譽衆被無窮繼自今君季愈高惠  
愈邵嘉言善行記在懍叟它日孝廉昆季奉之施於  
有政去惡如去疾保民如保赤子天下歸之名謂之  
君子之子其爲壽豈有涯哉區區以良醫頌君蓋淺  
之乎視君也宗炎齒癢而行不加修桑榆之陰砥厲  
切璠絜君是賴旣揚觶而語復而書之以質於君庚  
幾莫逆於心乎若夫純嘏之祝作者葡矣茲不贅云

晚間居士遺集卷二



杭州慶日軒陸貞一仿宋寫本

晚間居士遺集卷三

蕭山王宗炎

敘

王母潘淑人七十壽敘

婺源王君竹嶼為通政葑亭先生令子少負雋譽以  
謀養故循例得府通判奉母潘太夫人來官浙江紮  
攝篆湖州寧波台州所至有惠政嘉慶己巳蕭山大  
修鹵江塘大府才君俾董斯役審覈視曲知地易險  
度役緩急與士民相厲以義相接以誠相飭以廉絜  
忠敬士民大蘇會拚躍出私財葡物趨事壘石築土



爲塘六千四百餘丈百有二十日而已於事君善事  
太夫人在工所十日一渡江省謁閒得旨遣力走  
奉太夫人然後設會平居相告言述太夫人懿惠淑  
行甚葡比塘之成蕭山士民惠君甚恩有以報將礮  
石紀績歟無極矣會其季姝八月太夫人七十生辰  
謀相達渡江上壽爲太夫人娛以稱君養志不匱之  
意而宗炎爲文飾於屏障以侑之謹案經師俛詩旣  
醉葡五福其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說者曰女而有  
士行者也眉山蘇氏論之謂始之以至誠終之以匪  
懈其義該矣夫士有百行一於有恆況乎婦道無成

有終者乎顧或菀枯易其形居養迄其氣壯老渝其  
志求其匪懈難矣若史策所傳激發陵厲殊絕連迭  
之行能成一日之名而不可以持久蓋中庸之妙能  
也宗炎聞君所述太夫人奉舅姑相夫子訓子孫未  
嘗矜炫矯飾而中倫中慮終身不自暇逸古君子之  
不言而見諸躬行者何以加之所謂有士行者也夫  
母行不出於惻然而發邇者見乎遠讀葑亭先生雙  
佩齋之詩而知太夫人之能盡婦道觀竹嶼君從政  
之善而知太夫人之所以教此闕宮頌夙侯之純嘏  
必推之令妻壽母也則起而祝曰願竹嶼君之惠輝



先日新克膺第祿以翰夕承顏於太夫人則又起而  
祝曰願太夫人之壽與惠同恆以不渝於永貞於是  
蕭山之人同聲而頌曰願太夫人之壽如江塘之固  
以庇蔭竹嶼君俾長造福於浙江以惠我士民

雷母張孺人五十壽敘

明德雷侯治蕭山者七季政通人龢馴習服教盡其  
情而獻其誠嘉慶壬申三月屆尊慈張太孺人五旬  
設悅之辰侯循陔御輿絜白粇之養民相與蹈堂舉  
觴作爲詩歌剡之屏障以引大季介蕃祉慶敬結於  
中自然之效也古者祝頌之辭類備述生平嘉言美

行以明致福之實言積行絜則舉其大且遠者太孺  
人奉舅事姑矢節植孤貞堅厲約遠越高絜已或者  
謂得於性厚則亦志不能撓成於學淡則亦才克有  
濟若太孺人所不可及蓋有三焉侯世勤積絜保業  
滋豐太孺人謂臣子當以家財佐國用不宐專自封  
殖命侯昆季及時急公上以起其家此其見之大也  
侯筮仕於潛知縣換署蕭山太孺人就養官署時時  
以民生利害政治緩急詔侯保令名而承第祿此其  
誠之達也侯常奉檄赴甘肅雲南近者八九月遠或  
踰兩歲太孺人畱居蕭山鎮靜恬參視履若繁事竣



還任未嘗色喜此其守之定也斯足以揚彤管之徽而歛女宗之範者矣抑觀肯叟於後母之撫其子與子善事後母者多紀以爲美談豈非嚴則傷恩寬則失教所處爲尤難者乎侯事太孺人以孝謹閭邑人不疑非腹出子可謂色養歟抑有所以致之也侯自言太孺人仁而恕平而不煩能說安之矣言必有灋動必中禮能殫教之矣殫教豈也說安弟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爲侯頌焉惟侯以太孺人之教侯者治蕭山惟蕭山之民以侯之受教於太孺人者受治於侯因以侯之事太孺人者爲太孺人壽慈

孝相得官民相成用能導迎協氣迓龍袞休祥膺綸綍之褒躋綰綽之壽於以貞恆惠而緜頤慶顧不禕歟

汪母曹宐人七十壽敘

古者重內教故有婦惠焉有婦行焉有婦學焉非惠行無以爲學非學無以成惠行也宗炎觀肯叟所記劉女連絕之事一時爲之百世傳之者非必有師承也至於徽音令範奕禩傳譽而後人徃徃不及肯人豈惠行之繁減歟其效灋有未至矣夫言婦道者莫葡於詩嬰而蔽之無非無儀而已非之言違也無設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違也儀之言灋也。不自爲灋也。無設違則有所從。不自爲灋則有所灋。所謂學也。宗炎於汪母曹宐人。得所徵焉。宐人爲龍莊先生繼室。其姑世所稱兩節母者也。禮灋嚴肅。先生凜承之。闈闈之間。不苟顰眉。室王宐人柔嘉高。脗善事姑。而敬先生。相與守奇窮。濟極困。兩世士行。自宗戚里。莫達於天下。無間言。宐人之來歸也。先生已舉於鄉。未幾成進士。出仕歸老。子孫蕃昌。多以科第通籍膺。

綸綽之錫。高者耄之壽。論者謂宐人所處之境較易。不知居最美之名。繼極盛之後。初約而終泰。舍逆而

處順望之者。淡賚之者。葡埽而夏之。則有不承權輿之譏。謹守尺寸。則時異而勢殊。寡恩不可爲也。或放佚而失教。賢倨不可爲也。或過自卑。淦至於亾等奢靡。不可爲也。或拘於纖齋。不能中禮。甚者積愆。紮行且有議其求勝於咎人。而矯爲之者。是以難也。宗炎交龍莊先生三十餘年。擗節母於大義里舊居。及見處約時事。其後遷居城南翰夕。過從家政。瑣悉未嘗不舉。以相告竊。以宐人能酌劑。宐稱盈虛損益。與時消息矣。然先生言。宐人行事與王宐人無有不合。節母旣歿。宐人奉節母遺訓。無有不肖。卽先生逝世五



季以來家之人言宐人治家政無改於先生在時然後知宐人之學於姑學於夫子學於肯室以成惠行者有不師其迹而師其意者也施之而當其可習之而安於常不違於人而人莫能違不自爲灑而灑莫能外婦道盡矣宐其康第祿而躋嘏齡也嘉慶十有六季十月十四日宐人七十生辰長君舉人繼坊等將飾屏障爲慶宐人以先姑未舉此禮謙不敢當第四子吏部主事繼培乃繪圖於冊請能文之士詠歌之而屬宗炎敘其耑因箸其所以前福之原與能順於姑齎於室人以當於夫子之故俾頌祝者有所述

焉

陸母蔡安人七十壽敘

同縣詹事主簿陸君芝榮之爲蔡太安人子也築養堂於城之東隅爽塏閒絜嘉樹芳蘭羅生階屺彝鼎圖書敞設左右菁秣佳日侍奉版輿周行覽觀以娛心志如是者十季太安人季七十矣設悅之辰詹事率子孫偕慶於庭內外宗黨姻亞交游奉觴上壽冠紳濟將立言之儒作爲歌詩述詹事之養母而頌太安人之能子詹事也僉謂宗炎宐敘其事施諸屏障以彰厥美宗炎敬惟親之於子仁之至也至於所後



之子則始以義屬而終以仁浹義勝則掩恩矯之者或恩至而誠不至太安人以相莊坐算之季當琴瑟輟御之日無彊近之親擇於羣從得詹事而子之定於一言無有返顧回慮察其可任舉資財田宅管鑰簿籍委而付之未嘗纖介畱戀清滌禮佛若無所與者漢劉向傳古剌女事曰賢明曰仁智曰節義仁義所以爲賢智所以爲明而明又所以爲賢太安人始兼之矣詩大雅旣醉俛女之有士行而先之曰室家之畱傳釋畱爲廣裕而箋以梱緻申之案文廣枕通匡設謂之枕宮中路謂之畱其取象同也爾雅釋言

枕充也作器者必先成四周之枕而充塞其中則固密而無閒故畱訓廣亦訓緻也觀於詹事事太安人之梱緻實由太安人之廣裕有以致之然後箋傳相成之義益明嗣自今詹事從以孫子色養無違太安人神明綏茂絲臻頤慶間其風者咸興起於士君子之行醉酒飽惠泳游太平豈不懿哉若太安人內助之敬持家之肅逮下之仁與詹事竭目旨之奉謹定省溫清之節知與不知皆能言之書其犖犖大者俾後之言慈孝者有所觀灋焉

何母張太安人六十壽敘



頌婦行之美莫重於貞節發明貞節之義莫精於易易於家人言利貞於節言不可貞明乎貞爲節之體而節不足盡貞之用也是故危苦遠絕以持其志彊勉之貞也進之以含宏光大則永貞利而性安矣引禮維義以善其身固窮之節也申之以中正以通則日節吉而識達矣性安識達士君子之所難吾於張太宜人見之太宜人

誥贈奉直大夫厚齋何公之繼配以貞節膺

詔旌者也何爲靈石望族厚齋公季父曰雙谿公總校四庫書入詞館其子硯農蘭士繼之以令名太

宜人父縈堂公以部郎出守蘭州家門鼎盛席履華  
撫太宜人謙抑卑約周旋中禮厚齋公捐館舍姑老  
子幼送徃事居盡分竭力教養嫁娶契闊劬頓迄乎  
季齡旣高第祿方茂

鉅典表宅

渥恩錫誥處之益恭儻之者曰美哉太宜人之行也  
困而不渝以全節也豐而不溢以保貞也其所以致  
之則以惠惠者仁智之謂也厚齋公之歿太宜人思  
諸子廢學挈之入京依雙谿公以居用能董督誨勉  
以立其行而成其名節之象曰知通塞也於以徵太



晚間居士遺集卷三  
宐人之智太宐人嘗言女志不同行曾之爲難其治  
家也嚴肅而不苛訓子婦務持大體歸於齷順而已  
家人之象曰交相愛也於以徵太宐人之仁仁智合  
體用荀故遇有變而行有常如是則能正而久能正  
而久則能說以行險然後人歸之名而天降之福太  
宐人子三人腹出者二仲輝綬成進士官翰林院檢  
討季成祿舉順天鄉試副榜伯子憲緒肯太宐人出  
也以官浙江錢清鹽場大使不能翰夕侍養孺慕尤  
竺於太宐人六十壽辰條具言行榮榮大者求浙東  
鹵能文之士歌詠其事將寄兩弟京師張之屏障以

爲親娛觀子之孝益知母之賢矣不揣禱昧比傳易  
義謹爲之敘雖無能導揚懿美度以推闡蕃祉老壽  
之所自云

啟

湯湘畦先生九十徵言啟

代同人作

湘畦湯先生會稽之碩彥而餘暨之耆英也先世隨  
宋南遷履巖巖郎而撫仕逮元中葉弃藝伐而躬耕十  
世祖師中公以良善間大父雲玉公以孝行著父望  
賢公處仁行義矜式鄉黨割田置塾教育宗族伯兄  
繼亭公仲兄慎菴公竝竺行事親閑家保世友于兄



弟施于有政其門緒也呈質陶粹逵履視祥萼髮被  
領而子舍無私財黎眉滿堂而弟職不先飯庸言必  
信足量若虛口無臧否心無逆億殺之愈清廉而不  
劇其性情也酰研經訓濶涉載籍裏餅晨鈔然脂冥  
寫寢食或廢寒暑無閒其厲志也下筆殊眾成書滿  
家函足故以先河啟英萼而後縈手所寫定有五代  
閏季錄明臣謚典攷學製蠶吟暖姝鼠璞等集忠襄  
臧副未肯付梓其勤學也博覽肯載多能鄙事爰辰  
解易之義風角占候之灋璿璣建杓之書珞珠知命  
之學歐邏巴之八綫嬰羅門之七音楓天棗地之盈

虛熊經鳥伸之吐納其旁通也釋菜庠序三舍視爲  
楷模鼓篋成均四門推其仁孝久困場屋窮不渝志  
晚副鄉貢名未酬學以肯肄業太學積分授杭州府  
學訓導引季歸里以長君服官繁逢

國慶

誥封奉政大夫江蘇海州直隸州知州其閱歷也春  
容待問寬柔善誘傳道授業不拒其來賞奇析疑若  
有諸己隱梧之木皆就繩削蕩苓之籠不遺浚勃是  
以依人師者盛於河汾從大儒者同於魯岷其育才  
也說志優游含齎純固祛紛萼以葆漢氣宅憺怕以



茂元相憂不張蓋冬不衣裘偕老萊之逸妻侍萬石  
之令子揮雲煙於縑縈間獻歌於槃澗語釣游之舊  
輓撫桑梓之必蔭晉箸履而上芻秣卻杖而陟岡其  
樂天也守約禔躬崇儉必訓壇宇邃息廉隅崇陵惜  
陰嗜學滅燭修容衛武之誦懿戒伏生之傳尚書行  
應經灋言在懍史其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藁期併道  
不亂也夫其昭冥一節望實合符既續學以昌文復  
美言而尊行方領渠步之彥仰若山斗扶輪承蓋之  
英霑其膏馥咸以為

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矣先是長君以先生季屆八

十辭熊軾之尊與次君共修獺淚之養奉几俱履不  
離庭闈講惠論甄自相師友將以彊梧單闕之歲舉  
期頤開秩之觴徵羨釐侑歡之語遂承娛養志之誠  
△等言不足以稱物文不足以達情未能寫圭璧之  
方園箸丹青之精絜惟有略皦稷既總敘生平廣求  
立言之儒能文之士式是古訓箸之語言贊國雋之  
融行表鄉耆之芳風美盛惠之形容述大季之樂豈  
度幾祝嘏之忱宣之歌頌道惠之壽託於文章云介

記

全謝山附祀二忠祠記



鄞全謝山先生負閎博淹貫之才仕焉而已教於其鄉論謨肯哲成仁取義致命遂志之事以歟不刊而錢忠節張忠烈兩公尤其生平所樂道者也夫兩公丁亾國之餘不大宅天命啟隘山海至於喪元湛族義不返顧洪惟

聖朝寬大覆載同量愍其勁艸之心勒諸史傳

錫之通謚學者聞兩公之名息攷見其行事而諸家記錄或隱約而不詳或牴牾而失實蓋殷頑迪屢明越之間筐匪竭於饋餽骨肉膏於鏖鏑室家毀於剽剿之株逮民人慙痛固已多口隕問矣而且將帥之

跋扈士卒之反覆同事者意見之乖違有覲面握手而不能相告以心者百季以降傳聞異辭宐其日就湮微也先生官吏館時得金匱石室之臧證以耆舊間見於忠節公則有神道第二碑降神記畫像記季謚引葬錄題辭崇祀錄跋於忠烈公則有神道碑銘畫像記合祭文竝按時論事鉤稽審覈而文筆足以達之然後兩公生平未白之志昭然炎河嶽而揭日星不可謂非張中丞之韓退之段太叔之柳子厚也孟子言學所以明人倫朱子說中庸道其不行曰由不明故不行倫莫大於君臣兩公行之而君臣之倫



明於當時先生言其所以行而君臣之倫益明於後世其有功於名教甚大嘉慶二十季普鄞人士卜地學宮之鹵建祠祀兩公而以其後之左室奉先生附會焉灋施於民則祀之之誼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凡有遺者有惠者使教焉歿則祭於瞽宗鄭康成曰祭於學宮中也先生於學則南雷蔽山之傳也其著述則伯厚東發之儔也其餘事爲文章平視攻媿剡源清容所不屑遺也古之所謂鄉先生者歟宜祀於學又不僅在表彰兩公矣

諸暨藏綠周氏義田記

藏綠周氏萃親堂祀田先世所遺爲畝五十足以供祭而已乾隆四十有九季其八世醇菴公坦翁公一堂公兄弟承厥考睦堂公遺志輸田於祠爲畝三百族之賢者續亦輸田於祠爲畝二十共得田爲畝三百七十有奇立司事焉審其簿籍履其頃陌收其租入廩而臧之歲終會族之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人與之粟視所入之贏不足以定其數有餘則以時糶入錢於祠歿無以葬者與之錢千有五百以爲常祠旁爲義塾二塾有師族之子弟願學者造焉脩膳薪水無有所乏正歲十有五日記先祖於祠子孫皆



與歸胙於其老者有廢者司事者次日祀睦堂公若  
族人之輸田於祠者子孫皆與歸胙於其老者有廢  
者司事者其費咸取給於義田此其大略也古者宗  
以族得民支度不設有私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  
資之宗自宗灋廢而別產異財於是貧富相耀疾病  
不相扶持歿喪厄災不相救卹同體所分再傳以後  
視如涂人勢之所無如何也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  
大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  
下之至於禰夫仁之所窮濟之以義性之惠也因時  
而制宜者也周氏先世居窮山中躬耕而食無餘力

以贍族惟睦堂公勗其基惟醇菴公兄弟大其業惟  
族之賢者助其成俾養生送死無憾凶季饑歲有所  
馮藉不至於餓殍轉徙以去其鄉可以漸進於禮義  
而引之善度有合於收族之意比歲以來其宗有通  
籍者矣有服官於朝者矣種嗣祖武恢而大之是所  
望於後來者

陳氏義田記

蕭山陳君銑承厥考字尊公遺志輸田三百畝爲義  
田收其租入於宗祠視族之貧者窮無告者民之能  
爲士者而氣之稟儲其功以待歲歉惰游無業者不



得與焉其灋簡易令人可行思久而渝也手疏稷  
俾宗炎爲之記將請錢塘梁學士書而勒之石宗炎  
間之仁以濟人義以正人不相段也仁宗族以田而  
名以義何也說者曰義田者猶言族之公田云尔何  
以不言公田公者其體義者其用言義則公見言公  
則義不見也古者宗以族得民有餘則歸之宗不足  
則資之宗宗灋廢而族人不能不私其財始於有無  
不相通終於貧富相耀相耀則詐虞攘敝有甚於路  
人者矣咎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今之爲道也  
有恆心者有恆產苟無恆心寡予之則不給於用多

予之則奢靡而不知節甚者不踰時而盡賣之匱乏  
凍餒則放辟邪侈無所不爲不得已而繩之以灋而  
仁之術窮矣義田之制公之於族而族人不得據而  
有有口分之實而無其名非其業而可傳之世世所  
以濟仁之窮而通其變者也始時陳氏之族屬疏而  
居遠者或覲面不相識義田旣立月會於祠下疾病  
歿喪未嘗不相問也娶婦嫁女未嘗不相告也其賢  
者以受粟爲媿其不賢者以不與於氣爲恥咸嗣股  
肱純甄黍稷牽車牛遠服賈用以自勉於有恆心皆  
君之好行其直致之昌黎韓氏曰行而宜之之謂義



君爲其所當爲而能使族之人無爲其所不爲田之以義名斯爲稱其情者乎君積而能施嘗出私錢修學宮及鹵江塘皆累千緡度幾樂善不券者

山陰陽川孫氏重建宗祠記

山陰陽川孫氏宗祠建於康熙三十季歲久不治蟲螿所蝕漫以侈壞嘉慶十有二季宗人之長聖瑞龔眾而謀故孝廉方正璞巖君之子若孫述先人遺志輸千金以唱族之仕者居子之周於力者咸醵資以繼簡賢及能司其出內購材勾役庠而更新之始事於孟晉十有一月而葺事規制視舊而加隆焉中爲

高堂昉敞壯麗臧主之室淡巖靜佻榱桷槩碩門壘崇峻垣墉堅完丹雘黝聖瞻視奐赫龔刻貞石用紀葡成禮也自廟制廢而宗祠興祭無專主矣夫一人之精神致其恍忽以高五廟三廟之主尚慮不能通數而交於神況乎合一姓數十世之召參系世派別景響想像眇不相接者而欲其神爽肸鬻儂見愾聞此必不能說者曰子孫者先祖之遺體也子孫之氣合乎下則先祖之靈萃於上古者以敬宗而收族後世以收族爲敬宗時異則體變變而從宐禮之善也其不可行者非禮之失行之者之敝也宗祠之制綴



遠近聯疏戚使不爲路人介其敝也同族者相親異族者相耀相親則望之也淡不嫌其求易以滋怨相耀則各爲其私馮怙介眾包荒含垢爭鬪訟獄之事繁焉詩曰解解角弓翩其反矣言繼弊巧用不可不善也璞巖君嘗輸田以供祭氣稟以賙窮無告設義塾以教子弟今孫氏又合羣力以新其宗祠追遠竺親之遺葡矣君子之舉事也將以傳久遠其於善也進而不已故中心好之者皆樂偁其所已能因以勉其所未至焉繼自今孫氏之會於祠下者不以美沒禮不以恩揜義觀孝弟之行使之知感嚴惰游之罰

使之知做明長幼之敘使之知分習升降拜跪之節使之知禮修賢巖尚齒之典使之知讓力田服賈使之有恆業會節事時使之爲恭儉奉法申令使之有所畏而不敢逞其志謀其不協糾其違失同好弃惡歌于斯哭于斯所以足財用成百志而荆禮俗俾子孫世世靡有後艱以是爲頌且禱也

竹林寺新置藥房田記

蕭山竹林寺以產乳醫名浙東鹵閒自宋南渡以來世有約習禪誦者爲常住僧不能醫能醫者居藥房少從儒師讀書大義旣通則延醫之有名者教之診



癯緩急方劑輕重之宜久而授以其世傳哺咀製  
修治之法其甄精故其所全者眾也比歲成效漸損  
藥房所入益薄僧之爲醫者謀衣會且不給遑能專  
學術聚藥餌以救危利世失今不振起後更瘵微數  
百里生歿呼吸無拯濟者所係匪淺眇矣藥房僧如  
堂慨然動念集告邑士以己資買田六十七畝爲醫  
僧恆產俾居藥房者收其租入足以自贍而益修其  
業其習禪誦而不爲醫者不得與焉恐後之無所稽  
也屬宗炎記其事而勒諸石晉明之季寺燬於兵康  
熙辛亥僧紹鍾建而復之宗炎高祖毅菴公實爲檀  
而爲之記

寧波府鄞縣義刻碑記

浙江提督鹵巖李公屬寧波教授丁君杰於鄞縣△  
鄉買地若干畝爲之廛禁俾露榭之不得親土者叢  
瘞其中丁君來杭州述公惠告其友王宗炎使爲文  
記而勒諸石宗炎間公統身師善治兵能禽盜矣今  
而知其得爲治之本夫治之本仁而已矣仁治之至  
使天下無不仁之人而已矣不仁之人不受治則以



兵去殘賊而安善良是以不仁之事行仁心者也授  
怵惕惻隱之人以兵曰汝誅不仁以衛仁者勢必不  
能必擇果設彊有力者任之彼果設彊有力者挾其  
能爲不仁之資而日習於不仁之術者也夫剝卒於  
庭鳴鼓而誓之曰爾甯忍於事毋忍於心是賚矢人  
之不爲函人矣見敵於隘麾旌而復之曰吾不忍於  
心爾毋忍於事是養猛虎而縱毒虺矣以不忍人之  
故而有兵有兵而兵之勢將盡出於不仁而又不可  
語之以仁則爲治之術窮而有不窮者何也仁者人  
之心也不徒示之以事而示之以心不能語之以仁

而可語之以不爲不仁揭櫫而藪之聚斂而掩之曰  
吾同類也不以不知而悖之況其有知者乎不以可  
惡而弃之況其可愛者乎然後知親其類親其類則  
相衛相衛則息除其害未至而姑竢之是爲容忍  
害旣至而故弭之是爲隱忍皆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明乎此則可以治不仁之人治一不仁而眾不仁者  
愚而爲仁則化成而俗美此政之似小而實大似緩  
而實急者也公之智足以見之勇足以履之導善氣  
宣教澤海隅日出莫不率俾  
聖天子之威惠丁君官師儒不忘民事能成公之志



皆古之所謂仁者

謨美堂後記

汪君龍莊事兩節母居邑之大義里世所稱雙節堂者也仕而歸與居城南之樹滋堂又一季別爲堂於其鹵北周廡重屋奉曾祖祖暨考 贈奉直公妣 贈宐人之主且發雙節贈言石刻家弟紹蘭名以謨美爲文記之而未明所以作堂之意因引申其說爲之後記宗炎始交君擲王宐人於雙節堂謬樓兩楹劣蔽風雨無所爲堂也而堂名聞天下事以人傳之諛不繫堂也然君之心蓋有甚不得已者邑俗虛寢

中室以供臬主中人之家婦孺踞號婚喪歌哭齏鹽薪米雜沓猥并蓋亦褻矣人精神當少壯時晝夜操作纖瑣悉舉及氣力瘵耗閒退疲劬畏避人事其常情也況乎冥漠之靈宐幽而不宐明喜靜而不喜擾炭頌閔宮有恤毛傳云閔閉也無事則常閉之韓詩曰恤閒暇無人之兒所以安安神靈而存箸之也今以寢宅主人鬼雜處於義未安絀於力隄於分者或不得爲君旣受

錫命爲大夫不當以庶人事其親又君少時外侮交訁或勸它徙兩節母曰是宅先人所遺義不可去相



誓而堅守之君稍長夜寫所讀書風謨謨入牖戶痛陋室不足承歡私念它日能高大門戶當爲堂而以樹滋名書以識之坐老仕宦始遂其志而兩母皆已肯逝使君早通顯得有定宇絜正室以奉親異宮以安之不待明者而後知孝者而後爲也之歿而致歿之立主搯之匱所託不及一椽所坐不及一席而廣夏蔭屋以詒子孫疏房牀第以娛妻妾人心空有不安況仁孝如君而能已乎說者以兩母保宅魂魄當戀故居則又不然兩母之不徙必後之規君之克徙必肯之義各有當也初君有族舅弟謀析居王空人

寢若聚議於堂見某處鹵者贈公指而讓之其後處鹵者以宅歸君而析居時贈公早默相之然則君爲斯堂吾知其先人必顧而樂居之而安矣堂之制密而不麗完固而不侈不以接賓客適宴游汪君歲時高祀息其居處肅然如見其容愾然如聞其嘆息之聲俾後世子孫登斯堂者知有幹有季皆祖宗積累之遺以明善則歸親之義堂之爲美在此而不在于彼也

福庭文園記

金華自黃初平赤松子屢見圖經劉孝標沈休文方



滋吟咏宋元以來名儒輩出又蔚然理學之淵藪焉  
良以巖壑陵邃林泉幽邈履斯土者類能息慮絕囂  
耽心竹繁歛沉澗陵倒景其櫟格之高絜也餐煙霞  
吐雲霓其性靈之抒寫也東陽徐君偉於鹿田廢寺  
之旁得平遠高敞之地僂掌肯拱瀑泉左懸清無塵  
櫻曠若物表流連未已延賞忘券於是依澗開徑緣  
椒闢舍櫟不傷陋靜不逃虛竹樓延風可貯圖史艸  
堂帶星宥讀老莊弦誦之士于茲嗣音棲真之流此  
焉渴躅竝綴篇什咸題名字巡撫侍郎儀徵阮公顏  
其楣曰福庭文圃蓋葆冲含齎乃原道之訓西山蓬

室亦剝僂之館合而言之兼擅其勝矣宗炎博攷經  
義旁徵足故福卽是祿文乃爲學詩言干祿豈弟繼  
以求福不回明干祿卽是求福無二致矣惟管聖門  
學也祿在顓孫干祿夫子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然則  
修福之遺舍學無由入學之資非文奚務矣若夫炫  
華藻者縻情好巖哀喟嘆者冥志遐舉福非工文之  
所邀文亦集福之所妒美先盡矣難安能并豈知凡  
俗非學僂之骨稽古卽繕性之術哉抑聞僂者無求  
於人君子惟求諸己兩相合也道家之憎離世而絕  
俗儒者之業易世而濟眾兩相背也徐君博學於文



約心於道能通其指而不泥其迹入山林之淡而不  
槁席廟郎之珍而不耀扶質以爲文無事以當福於  
以求志樂道怡神永季故能邀達人之品題動名流  
之遐滂斯亦性情之淡非徒山水之樂矣宗炎與君  
相距二百里君以乾隆己酉拔萃貢於太學與家弟  
紹蘭爲同歲生有通家誼而間名饒百舉足違心宗  
炎輒友浦江戴君殿海亦交於君以君命屬爲之記  
媿不能文而樂君之致是福也於是乎書

耕飴圖記

湘畦湯夫子手耕飴圖以示宗炎曰此吾先考望賢

府君先妣王宐人之遺繪作於乾隆丙辰迄今六十  
季縑縈剝脫付工繕完之故有金先生所爲記儼漣  
不可讀子畚續記其耑宗炎再拜應唯復視圖廣充  
幅高稱之古槐晶葉下地蕩水公扶犁而耕兒端以  
窻宐人簞會而飴容莊以龢讀其題辭言近而息遠  
乃今知湯氏之所以興也孟子曰民之爲道也有恆  
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然而兼并坐大不數  
傳而顛於凍餒非無恆產之難無恆心之難也善治  
生者產不足以役心心足以赴產其謀之也全其用  
之也半何也農之爲業勞而寡利衣會於租入者腴



田晦直三十金歲率米一石糶錢二千息不得什一征繇賦稅出其中耕而會者收倍之歲率粟四石爲米二石糶錢四千麥未芸臺麻黍直錢一千五百秬稂穰藪菜稗糠麩直錢五百息什二糞種傭作出其中趨天時識地防博辯於物而純嗣其股肱勞則勤勤則餘於力利寡則憂不足憂不足則用節以有餘之力御不足之用所謂取其半者也若夫席豐衍棗逾溢侈華盛美以相矜尚近市取財咄響立致坐剝販賣輸盈而夕虛利倍稱矣益求瑛怪奇遠難得之物崇飾炫耀直愈增求者愈眾所費愈不

訾或輸粟縣官得微秩誇鄉里視耕佃若奴隸不設竝坐起不設共飲會會必梁肉衣必裘綺歲時伏臘置酒高會肩輿馬羸烜赫昭衢路瘠牛肥豚不自挫折又從而蒞崇之酌簿俳優雜進輶耦抵巇蹈瑕因滋訟獄姦胥猾吏愚以術弄以法破產而去比比然也旣聊落不檢飭益縱肆作無厲行游會市井閒鄉之愚以術弄以法者又媒誘之不惟不怨且比與爲姦利居閒發難巧取而豪斂之比戶不得安枕臥豈樂爲放辟邪侈哉所以持之無其道矣故曰愆危者安處約者泰微賤勞苦富賢者所諱言也諱之淡則



久而忘之望賢公爲此愬也舉單寒況賴之事以示  
子孫又爲之圖以勸其勤以志其艱其心以爲不若  
是將求爲農夫不可得爲子孫者見祖父之勤且艱  
而猶不免爲農夫也吾豐衣會安田宅以承其後其  
庸多矣曷設不勉焉培之欲其厚也守之欲其固也  
湯氏之所以保世滋大者實基於此吾夫子以仕易  
農門閭尅大非復曩管矣而埶本卑末黜浮崇儉惟  
愬不克承先訓以詒後世重新是圖亦欲使觀者讀  
其辭見其心知造家之不易毋求全用之以失其所  
爲半也

晚間居士遺集卷三

杭州慶日軒陸貞一仿宋寫并董棻







